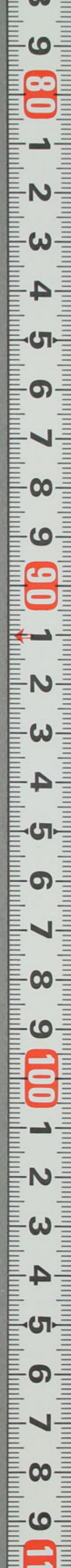




袁中郎先生全集

後學賀熙齡
題籤

~ 16
2676
12



16
2676
12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孫憲健菘圃重鐫

廣莊

逍遙遊

豎儒所謂大小皆就情量所及言之耳大於我者即謂之大是故言大山則信大海則信言鳥



大於山魚大於海卽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
及故也小於我者卽謂之小是故言螻蟻則信
螻蟻則信言蟻有國國有君臣少長是非爭讓
之事螻蟻睫上有無量蟲蟲有無量郡邑都鄙
卽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嗟乎一人
身量自頂至踵五尺耳三百六十骨節之中三
萬六千種尸蟲族焉凡有目者卽有明是彼未
嘗無晝夜日月也凡有足者卽有地是彼未嘗

無山岳河瀆也有嗜欲者卽有生聚是彼未嘗
無父子夫婦養生送死之具也齧而爲疥彼知
趨利膚中之蟻出之甲上奔走如驚彼知畏死
吾安知天地非一巨丈夫耶婆娑世界非其一
骨節之虛空處耶人物鳥獸聖賢仙佛非其三
萬六千中之一種族耶經曰髮毛爪齒皮肉筋
骨皆歸于地吾是以知地特髮毛之大者唾涕
膿血津液涎沫皆歸於水吾是以知水特唾涕

之大者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吾是以知風火特
喘息之大者天地得其大不爲有餘人得其小
不爲不足蟲處其內不爲逼狹人據其外不爲
廣廓天地以成住壞空爲劫蟲以生老病死爲
劫肘間之蟲笑指節爲夷狄膚間之蟲語以牙
甲叱爲怪誕尙不信身外有人又况人外之天
地耶由此推之極情量之廣狹不足以盡世間
之大小明矣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見常聞闢

天地之未曾見未曾聞者以定法縛已又以定
法縛天下後世之人勒而爲書文而成理天下
後世沉魅於五尺之中炎炎寒寒暑無半罅可
出頭處一坵之貉又惡足道聖人知一己之情
量決不足以窮天地也是故於一切物無巨細
見於古今世無延促見於衆生相無彼我見殤
可壽巨可細短可長我可彼智可蒙蜉蝣以暮
死爲長年故殤未始不壽也牛大於豕小於象

故巨未始不細也夢十年者不出一覺故短未
始不長也魘者以手壓胸手卽物故我未始不
彼也聖不能見垣外故智未始不蒙也正倒由
我順逆自彼遊戲根塵無罣礙盡聖人者豈有
三頭九臂迴然出於人與蟲之外哉唯能安人
蟲之分而不以一己之情量與大小爭斯無往
而不逍遙

齊物論

天地之間無一物無是非者天地是非之域也
身心是非之舍也智愚賢不肖是非之果也古
往今來是非之戰場墟壘也天下之人頭出頭
沒於是是非非之中倚枯附朽如大木蟲之見
物則緣而狂犬之聞聲則吠是故寄心於習寄
口於羣人嗔則嗔人譽則譽者凡夫之是非也
援古證今勘聖校愚叱凡譽雅者文士之是非
也投身幽谷趨清避濁潔士之是非也課名實

黜浮譽上督責罪虛誕法家之是非也祖述仁
義分別堯桀規思矩孟馨王醜霸儒生之是非
也惡盈善退絕智棄聖道家之是非也趨寂滅
樂悲捨贊嘆戒律呵斥貪嗔釋氏之是非也異
途分門爭道並出海墨爲書不可盡載嗚呼是
非之衡衡於六根六根所常執爲道理諸儒墨
賢聖詰其立論皆准諸此今夫不食烟火者目
見十里短視隔尺訓狐之鳥夜察蚊螟晝不辨

垢岳目果可常乎哉跋難陀龍無耳而聞虬聽
以掌牛以角耳果可常乎哉口司言也而海外
有形語之國馬相謂以鼻口果可常乎哉足附
地則行欹側則蹶此其職也而蟻能倒行蠅能
仰棲足果可常乎哉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
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錘借肺中風
借舌腭聲無常想借塵緣借去來今借人借書
册想無常夫不可常卽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

卽不可憑之爲是非明矣槐葉之蠹其身純青見粉蠹之白者笑之而不知青白之不由彼也蜀犬見雪則吠詫其所變江魚入海則惑失其所常生首子者烹而食之以爲宜子彼見夫中國之慶喜鄭重以爲不慈矣祝夫尙僧以貴其女彼見夫中國之間名納采從一守貞以爲不令矣死者棄骸野外以施烏鳶七日不盡聚族而哭彼見夫中國之素車黃褐珠襦玉匣以爲

不仁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我憐彼彼亦憐我我訕彼彼亦訕我是非之質惡從而辨之是故以長非短者是以髮之若若譏髭之虬結也以大議小者是以瓶中之空笑盃中之空也以辨屈辨者是以百舌之語攻燕子之語也以聖斥狂者是以橫吹之聲刺空谷之響也以古折今者是以北岡之舊壘嘆南山之新壘也以智證愚者是以機關之木人悲土偶之無識也以中

國非夷狄者是以楚蜀之土音正閩甌之鄉語也夢中之人物有嗔我者有齧我者是我是人夢中之榮瘁醒時不相續醒中之悲喜夢時亦不相續孰真孰幻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物本自齊非吾能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聖如可悟不離是非愚

如可迷是非是實雖萬釋迦何處着腳哉

養生主

天下無一物不養生者亦無一刻不養生者貧賤之人波波吒吒槁形極慮以養其生富貴之人營生陷曠奧室以養體淫妖以養目絲肉以養耳極蓋醞以養口窮嗜欲以養性養之未久病疴立至伐生斧命莫厲於此賢知之人憫其淫溺是故執軌以範躬收視卻聽以衛耳目恬

淡虛無以葆神氣夫執軌以範躬躬之卷鞠者
生而躬之安逸者死矣收視以衛目目之幽隱
者生而目之奔色者死矣卻聽以防耳耳之壅
蔽者生而耳之納囂者死矣恬淡以約口口之
淡薄者生而口之愛濃厚者死矣虛無以葆性
性之寂滅者生而性之動蕩周流朋從往來者
死矣皆吾性卽皆吾養不宜厚此薄彼辟如半
身不隨之人雖復留形天地半已枯朽不得復

名全人故養生者傷生者也夫生非吾之所得
養者也天之生是人既有此生卽有此養草木
無知亦能養生若必自養而後生盡天地之夭
喬枯死久矣子待父而養者也而少孤之子不
見天絕於世父母豈真能養子哉嬰兒之生也
卽知求乳是嬰兒知養生也三月之後以手麾
之卽知閉目見風則啼是嬰兒亦知衛生也嬰
兒非真有知也養生之道與生偕來不待知而

知者也聖人之於生也無安排無取必無徼倖
任天而行修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化
者忤是故其下無傷生損性之事而其上不肯
爲益生葆命之行古之善養生者有三家釋曰
無生儒曰立命道曰外其身而身存既曰無生
卽非養之所能生也既非養之所能生則不以
不養而不生明矣立命者順受其正順受故不
欣長生不悲夭折何也命不待壽而立壽何益

命不因歿而不立歿何惡歿不足惡壽不足欣
故養生以益壽皆妄之妄者也外其身者可以
存身則內其身亦可以亡身郭橐駝之種樹也
置之若棄鄉人有病疽者痛楚入骨殆不欲生
一日聞其父有大獄立起下牀籌畫區置旦日
而病去此外身身存之明效也衆人以利生故
害生聖人不利故不害衆人以得生故失生聖
人不得故不失嗜雞雛者養以松子灌以漿酪

雞亦自幸與羣雞異而不知鸞刀之先至也西
方有神女相好光明旦謁主人於門主人曰神
何來女曰余功德天凡余所至之家求福者福
求慧者慧乞男女者男女諸所願欲無不吉祥
如意主人乃洗浴稽首延之上座頃之一醜女
至面若塗漆髮若野蒿主人曰若何來女曰余
黑暗女凡余所至之家富者貧貴者賤幼者殤
壯者衰男子晝哭婦媪夜啼主人乃奮臂挈杖

驅之出門天曰不然有事我者亦當事彼余與
彼如形之影如水之波如車之輪非我無彼非
彼無我主人大駭揮手謝天送之惟恐不速聖
人之養生亦若是焉矣嗟夫養生之說起於貧
生知生之不必貪則養生之說荒已今夫世之
所謂歿折者或三二十以至一周二周所謂
善攝養者最多不過八十九十或百餘歲辟二
蟬一死於午一死於暮諸水族蟲皆弔午而

慶暮而不知時之頃刻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
大倏忽矣試令一老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年
爾所少之壽何在覓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
之壽何在覓之亦不得少者本無多者亦歸於
無其無正等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烏有矣天
地如獄入其中者勞苦無量年長獄長有若老
囚縱不求脫何至求繫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
勞碌矣生有生可戀死亦有死可戀戀生之生

者既迷而畏死戀死之生者亦必迷而畏生若
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兒戲矣嗚呼不知生之如
戲故養生之說行不知生之本不待養故傷生
之類衆非深達生死之理者惡能養生哉惡能
養生哉

人間世

衆人處人間世如鰍如蟹如蛇如蛙鰍濁蟹橫
蛇毒蛙躁同穴則爭遇弱卽噉此市井小民象

也賢人如鯉如鯨如蛟鯉能神化飛越江湖而不能升天鯨鼓鬣成雷噴沫成雨而不能處方池曲沼之中蛟地行水溢山行石破而入海則爲大鳥所啖賢智能大而不能小能實而不能虛能出纏而不能入纏是此象也惟聖也如龍屈伸不測龍能爲鰕爲蟹爲蛇爲蛙爲諸蟲虵故雖方丈涿蹄之中龍未嘗不泝鱗濯羽也龍能爲鯉爲鯨爲蛟故江淮河漢諸大水族龍未

嘗不相噓相沫也龍之爲龍一神至此哉是故先聖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周易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贊以猶龍老子處人間世之第一人也易之爲道在於善藏其用崇謙抑亢老氏之學源出於易故貴柔貴下貴雌貴黑夫翠不藏毛魚不隱鱗尙能殺身而況於人是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仁不仁大才不才大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有滯滯則礙故

古之人以道得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得也如
人得物則矜矜則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
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恩也恩能使人愛亦能
使人忌忌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禍者十常
五也才也者財也如人有財盜必劫之故古之
人以求得禍者十常七也節也者岳也高也氣
太高則折身太高則危行太高則蹶故古之人
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見長

於人而據我於局我之爲我其伏甚細其害甚
大聰明我之伏於諸根者也道理我之伏於見
聞者也知解見覺我之伏於識種者也古之聖
人能出世者方能住世我見不盡而欲住世辟
如有人自縛其手欲解彼縛終不能得堯無我
故能因四岳禹無我故能因江河太伯無我故
能因夷狄迦文無我故能因人天三乘菩薩諸
根是故龍逢見戮比干剖心伍胥乘潮靈均自

長江集卷之七
三
沉者事君之我未盡也務光投河夷齊叩馬漆
室自縊者潔身之我未盡也羨里被囚居東見
疑者居聖之我未盡也孔畏於匡伐木於宋絕
糧於陳者行道之我未盡也孔子自言六十耳
順是六十而我見方盡明矣我見不盡戮身之
患且不保何況治世今夫父母之養嬰也探其
饑飽逆其寒暑啼者令嬉嗔者令喜兒口中一
切喃喃不字之語皆能識而句之何則無我故

也同舟而遇風者十百人一心惟三老所命呼
東則東呼西則西何則無我故也夫使事君者
而皆若父母之求其子處世者而皆若同舟之
遇風何暴不可事何亂不可涉哉古之至人號
肥遯者非遯山林也遯我也我根在卽見山林
亦顯何也有可得而見者也我根盡卽遯朝廷
亦隱何也無可得而見者也無可得而見是故
親之不得疏之不得名之不得毀之不得尙無

有福何有於禍處人間世之訣微矣微矣三代而下亦有一二至人與龍德相近者漢之子房東方朔黃叔度晉之阮嗣宗唐之狄仁傑是也子房當烹狗藏弓之世時隱時見托赤松以自保方朔事殺人如蔗之主玩弄兒戲若在掌股叔度居亂世君公顧厨皆其師友而黨禁不及嗣宗縱酒汙朝口無滅否梁公身事女主與姪奴爲伍縱博褫裘恬不知恥使諸君子有一毫

道理不盡我根潛伏惡能含垢包羞與世委蛇若此夫李泌亦似之矣然高潔其行至不能調伏一張良婦我見尙在處人間世之道未盡也嗟乎若胡廣之中庸馮道之五代似之而非非之而似噫余不敢言之矣

德充符

天下所寶者軀命也所尊者面貌也所倚者手足耳目也軀命計其短長面貌角其妍媸手足

袁中書先生集 卷一
料其強痿耳目較其聰塞一支不治百里尋方
一夫抱病舉族奔走至於覺明真常形神之蒂
聽其杌隉恬不知怪有言及者互相嗔笑指爲
異端噫何其頑鈍昏劣抑至此耶夫天地之長
且久者非以形氣也草木之生生長長非以枝
葉也人之視聽操履含知秉耀非以手足耳目
心也謂耳能聽死者亦有耳何不聞謂目能視
死者亦有目何不見謂手持足行死者亦有手

足何不起謂心能思死者七竅具在何以都無
知識空俄而有氣氣俄而有根根俄而有識根
者諸溼之偶聚如溼熱之蒸而成菌也識者六
緣之虛影如芭蕉之卷而成心也蕉落心空緣
去識亡熱謝菌枯溼盡形壞向非覺明真常客
於其中一具白骨立見僵仆辟則無柱之宇無
根之樹其能一日立於天地間哉萬物皆可爲
人是故得水者知得火者烈得金者強得木者

理人皆可爲萬物是故值其生則生值其尅則死值其駁則愚值其正則賢草木一生尅也人特草木之有知者也瓦礫一水火也人特瓦礫之能動作者也嗟夫知與動作豈人之爲覺性也今夫神之赴箕也密語則聽是有耳也呈帖則知是有目也證事則書遇物則題是有思慮也夫其耳目思慮者豈箕之爲哉神也神不以箕之成壞爲己之存亡則人亦不當以殼之有

無爲心之憂喜明矣楚俗尙鬼其致鬼之物不一推之皆有至理肩挺之鬼搖兀不休所附者長而狹且直也甕罌之鬼聲如歌曲所附者腰大而嚙細也兀了之鬼剝喙如雷所附者短身長味也斛桶之鬼厲聲疾呼所附者濶口空腹也覺之在人如鬼附物因形發識虛實各異是故附其卷而納者則爲聽附其漏而光者則爲視附其勁而節者則爲動履附其竅而出入者

則爲意識一切衆生不深惟身心之所以百計
愛惜以愛惜故牽纏糾纏促局如繭中之蟲煎
啣如在釜之蟹畜盜自劫家貲日銷至於寶盡
囊空猶愛盜不止可不大哀經云空生大覺中
如海一漚發又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心中
物夫狂者尊古卑今尙能眼空一世糠粃形骸
至人脫卻浮漚通身是海又惡有淨穢大小之
見哉齊有優蛾者館於泰山之逆旅龜蒙先生

分室而寢夜半聞蛾謂弟子曰余初入排場村
叟有聚觀者余面若塗血心若累石口噓噓不
能終折已遊三街六衢與諸少年狎視村叟之
觀者篋如也已又過達官貴人之家分盃連席
謔浪終日歸而見市井少年猶奴隸也已而入
京師隸籍樂部出入掖廷聲遍長安王侯公子
爭爲挾箏負琴視達官貴人猶家鶩庭鳥也今
余出京又十餘年高賢大士游公猿賈閱歷旣

真中真先生全集 卷一
多處萬人場有若幽室籠撚指撥隨手而應歌
喉盤旋不拘本腔人無不擊節者何則不見已
焉耳不見人焉耳龜蒙先生曰吾寤矣夫某甲
行道四十年而惟恐置身之無所也隘矣夫彭
祖之神與國殤相遇於道殤曰兒來祖怒曰余
壽過若倍蓰何嬰我殤曰兒所謂八百形骸也
非兒也夫人偽而鬼真今與若較卽真之日予
壽先若久矣

大宗師

古今宗師未有不宣生死者佛曰爲一大事出
見於世孔曰朝聞夕死老曰死而不亡者壽夫
釋老之爲生死人皆知之孔學之爲生死雖鉅
儒大賢未有能遽知之者嗟嗟聖人之道止於
治世卽一修齊已足而沾沾談性與天窮極微
眇得無迂曲之甚夫天命者不生不死之本體
也何言天非人是已天與人對非人者非耳非

目非口鼻非心意識也既已非耳非目非口鼻非心意識矣我何在我相盡卽道既已無耳無目無口鼻無心意識卽天下之耳目口鼻一時頓盡矣人何在人相盡卽教教之一字尤爲吃緊位天育物總是教體心淨土淨曰位胎卵滅度曰育性如是故非是強爲爾我生死了不可得噫金口未宣木鐸先啓涅槃妙路實肇數仞天人導師非孔誰歸莊去孔聖未遠七篇之中

半引孔語語語破生死之的倘謂蒙莊不實則中庸亦僞書矣天下皆知生死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囹圄之人一陷大戮寤寐寐寐惟脫死是求是故有一罅可直不惜營營也有賄可脫居間可解不惜傾囊橐鬻子女赴之也何則信己之必死故也茫茫衆生誰不有死墮地之時死案已立趨名驚利唯日不足頭白面焦如慮銅鐵之不堅信有死者當如是耶文章之

士以立言爲不死是故著書垂訓砥毫吮墨仰
面觀屋神仙之士以留形爲不死是故鍛精鍊
氣留心龍虎坎離及諸大丹藥物之術二乘之
士以寂滅爲不死是故耽心禪觀趨向虛無遠
離一切幻垢無明夫文章之士無足論矣十種
大仙壽千萬歲報盡還墮二乘雖受三界外變
易之身終屬有爲捨此趨生焉知大道嗟夫道
何物也而可以己意趨捨之哉夫道天也趨捨

人也天地之間無物非人卽無物可與道湊合
者道若可聽是聲非道道若不可聽是塞非道
道若可見是相非道道若不可見是暗非道道
若可言是響非道道若不可言是瘖非道道若
可思是憶非道道若不可思是忘非道道若可
得是法非道道若不可得是空非道可聽可見
可言等卽生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等卽死可
聽可見可言等卽死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等

卽生種種趨避皆屬生死迫道愈急去道愈遠
夫惟聖人卽生無生卽生故不捨生無生故不
趨生畢竟寂滅而未嘗破壞有爲常處一室而
普見十方空界示與一切同行而不與一切同
報尙無生死可了又焉有生死可趨避哉善我
者無體善行者無時善因者無果金之堅也而
火流之水之輕清也而風日銷之有體故也聖
無體一株之桃可分而千松子飛山成林蓮實

墮泥成藕者因能爲果果亦能爲因也聖無果
子生於亥死於丑此一時之生死也日生於朝
死於昏此一日之生死也春生於冬死於夏此
一季之生死也時爲之也聖無時無時者古今
一時是故伏羲神農至今猶在無果者無因非
果仲尼表高子淵表深杏壇陋巷本無是事無
體者諸法同體三教聖人末世衆生同一眼見
同一耳聞同一氣出入此非識心分別可知智

證乃見讀儒書者尙以此意參之庶幾聖門之
嫡傳哉

應帝王

矢不密鳥不高羅不繁獸不深法不多民不譎
道不勞士不歧吾欲爲網罟彼卽爲深筭網罟
者深筭之始也吾欲爲法律彼卽爲舞文法律
者舞文之始也吾欲爲仁義彼卽爲放弑仁義
者放弑之始也道而觸者彼曰無禮此亦曰無

禮分辯不已遂爲格鬪僞盟誓者亦假約束何
也非約束無以爲局騙資也嗟夫此豈制作之
初意哉勢使然耳文申子謂弟子曰余依先聖
之言教民慈教民孝教民睦教民信講業三十
年而民之厲滋甚者今之人不逮古耶何訓之
難也弟子曰先生之教非也非民之難訓也先
生言慈而不類之子始以慈望其父先生言睦
而不肖之卑幼始以厚責其長上先生言信而

諸盟要約者始以信讓其朋友故自先生立教
以來父見子過子見親過兄弟責望於家朋友
譙讓於野先生之教則然民之罪哉文中子愀
然而退屏居深山終身不爲人師邃古之初民
物襍處有若族屬患難不作迨其後世始有教
民網罟漁獵者於是獸相率入於山魚相率入
於淵鳥相率入於深林人與禽獸旣不相習是
故人之強有力者遇獸則殺獸之強有力者遇

人亦恣其食噉故夫民之無辜而不免於齒角
之禍者智士之教也文王謂鸚冠子曰敢問詐
之所始鸚冠子對曰始於一二文王曰一二奇
偶自然之數也惡乎詐鸚冠子曰有一二卽有
千百有千百卽有計算有計算卽有文字有文
字而天下之機變不可勝窮也記曰蒼頡作字
天雨血鬼聚哭憤大樸之漓奸巧之生也鬼神
不得其所獨人哉舜南巡狩至江漢之野遇一

丈人披髮而泣舜曰天下熙熙然樂父老獨悲何也丈人曰往者余釣於江朝出夜沒垂六十年人無知者今江濱之人有以余爲賢而親之者矣是必上之人有以使之也夫以爲賢而親之不賢者將疎之矣余將目擊夫百姓之相食而此地之爲戰場也是以泣也舜曰今天下何如放勳之時丈人曰嘻安可比帝堯之世九水溢十日出而民不爲災今則壤定日月調而民

之繁庶不加於昔也帝堯之世四凶在位三苗負固頑讒布野而堯不以其故貶聖今流者流格者格殛者殛而昭宣平章不倍於昔也夫帝堯之德去烈山氏一間耳今奚得比哉聖王之治何法曰法天天何法曰法嬰兒嬰兒何法曰法鵠卵天不以水之尅火而去水天不以嚙人之故而絕虎狼蚊蚋天不以地狹民貧而摧山鎮海聖王亦然聖王者覆智愚賢不肖而因其

自生自育者也故法天也嬰兒激之不嗔譽之不喜太山摧於前而目不瞬天之至也故法嬰兒也鵠卵無聞無見冥冥漠漠爍之不以爲熱濡之不以爲寒蒙之祖也故法鵠卵齊威王令於國中有能善巧分別者賜千金三日而應募者三人一人曰臣能分別人之面貌萬不失一齊王乃呼左右一色一衣者百人遍令閱之一閱而識其姓字三覆不悞一人曰臣之術有過

於此者臣能分別雞鶩野鵲齊王乃呼嗇夫籠孔雀翡翠百餘私識其左右前後遍令閱之頃之發籠嘈啞庭下雜問其處一無所失一人曰臣之術又有過於此者臣能分別諸名花果齊王乃導入園令觀桃李諸花觀畢苑令摘花試之枝葉柯亞皆記其處十問而十不失齊王大喜立賜千金西郭先生進曰此小術也奚足爲怪臣之術有大異於此者因問首一人爾一日

真中隱先生全集 卷一
能分別幾人曰千餘次分別幾鳥曰百餘次分別幾花曰不過六七樹西郭先生笑曰陋哉臣之術能一時知趙魏齊魯諸國雨點之數飛禽走獸皆洞得其情狀臨淄之中七萬戶起一心一念臣能悉知用臣之術可撫四夷齊王大駭齋戒七日庭設九賓進西郭先生於殿王三環進食跪而請曰先生之術可得聞乎西郭先生曰可霖雨臣知其可千里猛雨知其不數十里

分龍之雨塊雲之雨知其不隔轍臣是以知雨點之數也翼者知其能飛角者知其能觸逸者知其善走臣是以得鳥獸之情狀也王之百姓貧者知其欲粟賤者知其欲爵鰥者知其欲婦曉起知其營業入夕知其宴眠臣是以悉知其心之所念也臣之術操者簡而用者博故得之可撫四夷威王撫然自失曰先生休矣

袁中郎先生全集 卷之十七 三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卷之十七終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孫憲健菘圃重鐫

瓶史

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鍾於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競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棲止於囂崖利藪目眯塵沙

袁中郎先生全集 卷之十八 瓶史

心疲計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韻士得以乘閒而踞爲一日之有夫幽人韻士者處於不爭之地而以一切讓天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讓人而人未必樂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無禍嗟夫此隱者之事決烈丈夫之所爲余生平企羨而不可必得者也幸而身居隱見之間世間可趨可爭者旣不到余遂欲歛筮高巖濯纓流水又爲卑官所絆僅有栽花蒔

竹一事可以自樂而邸居湫隘遷徙無常不得已乃以膽瓶貯花隨時插換京師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爲余案頭物無扞剔澆頓之苦而有賞咏之樂取者不貪遇者不爭是可述也噫此暫時快心事也無狃以爲常而忘山水之大樂石公記之凡瓶中所有品目條列於後與諸好事而貧者共焉

一花目

燕京天氣嚴寒南中名花多不至卽有至者率
爲巨璫大畧所有儒生寒士無因得發其幕不
得不取其近而易致者夫取花如取友山林奇
逸之士族迷於豕鹿身蔽於豐草吾雖欲友之
而不可得是故通邑大都之間時流所共標共
目而指爲雋士者吾亦欲友之取其近而易致
也吾於諸花取其近而易致者入春爲梅爲海
棠夏爲牡丹爲芍藥爲石榴秋爲木樨爲蓮爲

菊冬爲臘梅一室之內荀香何粉迭爲賓客取
之雖近終不敢濫及凡卉就使乏花寧貯竹柏
數枝以充之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豈可使市
井庸兒溷入賢社貽皇甫氏充隱之嗤哉

二品第

漢宮三千趙姊第一邢尹同幸望而泣下故知
色之絕者蛾眉未免俛首物之尤者出乎其類
將使傾城與衆姬同輦吉士與凡才並駕誰之

罪哉梅以重葉綠萼玉牒百葉緗梅爲上海棠
以西府紫錦爲上牡丹以黃樓子綠蝴蝶西瓜
穰大紅舞青猊爲上芍藥以冠羣芳御衣黃寶
粧成爲上榴花深紅重臺爲上蓮花碧臺錦邊
爲上木樨毬子早黃爲上菊以諸色鶴翎西施
剪絨爲上臘梅磬口香爲上諸花皆名品寒士
齋中理不得悉致而余獨敘此數種者要以判
斷羣菲不欲使常閨豔質雜諸奇卉之間耳夫
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今以蕊宮之董狐定華林
之春秋安得不嚴且慎哉孔子曰其義則邱竊
取之矣

三器具

養花瓶亦須精良辟如玉環飛燕不可置之茅
茨又如嵇阮賀李不可請之酒食店中嘗見江
南人家所藏舊觚青翠入骨砂班堙起可謂花
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窰細媚滋潤皆花神

袁中興先生全集 卷一
之精舍也大抵齋瓶宜小而矮銅器如花觚銅
觶尊罍方漢壺素溫壺匾壺窰器如紙槌鷲頸
茹袋花樽花囊著草蒲槌皆須形製減小者方
入清供不然與家堂香火何異雖舊亦俗也然
花形自有大小如牡丹芍藥蓮花形質既大不
在此限嘗聞古銅器入土季久受土氣深用以
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就瓶結實
陶器亦然故知瓶之寶古者非獨以翫然寒微

之士無從致此但得宣成等窰磁瓶各一二枚
亦可謂乞兒暴富也冬花宜用錫管北地天寒
凍冰能裂銅不獨磁也水中投硫黃數錢亦得

四擇水

京師西山碧雲寺水裂帛湖水龍王堂水皆可
用一入高粱橋便爲濁品凡瓶水須經風日者
其他如桑園水滿井水沙窩水王媽媽井水味
雖甘養花多不茂苦水尤忌以味特鹹未若多

袁中書先生集 卷之六 五
貯梅水爲佳貯水之法初入甕時以燒熱煤土
一塊投之經年不壞不獨養花亦可烹茶

五宜稱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種三種
高低疎密如畫苑布置方妙置瓶忌兩對忌一
律忌成行列忌以繩束縛夫花之所謂整齊者
正以參差不倫意態天然如子瞻之文隨意斷
續青蓮之詩不拘對偶此真整齊也若夫枝葉

相當紅白相配此省曹墀下樹墓門華表也惡
得爲整齊哉

六屏俗

室中天然几一籐牀一几宜濶厚宜細滑凡本
地邊欄漆卓描金螺鈿牀及彩花瓶架之類皆
置不用

七花崇

花下不宜焚香猶茶中不宜置果也夫茶有真

味非甘苦也花有真香非烟燎也味奪香損俗
子之過且香氣燥烈一被其毒旋即枯萎故香
爲花之劍刃棒香合香尤不可用以中有麝臍
故也昔韓熙載謂木樨宜龍腦醑醑宜沉水蘭
宜四絕含笑宜麝薝蔔宜檀此無異筓中夾肉
官庖排當所爲非雅士事也至若燭氣煤烟皆
能殺花速宜屏去謂之花崇不亦宜哉

八洗沐

京師風霾時作空窗淨几之上每一吹號飛埃
寸餘瓶君之困辱此爲最劇故花須經日一沐
夫南威青琴不膏粉不櫛澤不可以爲姣今以
數葉殘芳垢面穢膚無刻飾之工而任塵土之
質枯萎立至吾何以觀之哉夫花有喜怒寤寐
曉夕浴花者得其候乃爲膏雨澹雲薄日夕陽
佳月花之曉也狂號連雨烈焰濃寒花之夕也
唇檀烘日媚體藏風花之喜也暈酣神斂烟色

迷離花之愁也欹枝困檻如不勝風花之夢也
嫣然流盼光華溢目花之醒也曉則空亭大厦
昏則曲房奧室愁則屏氣危坐喜則謹呼調笑
夢則垂簾下幃醒則分膏理澤所以悅其性情
時其起居也浴曉者上也浴寐者次也浴喜者
下也若夫浴夕浴愁直花刑耳又何取焉浴之
之法用泉甘而清者細微澆注如微雨解醒清
露潤甲不可以手觸花及指尖折剔亦不可付

之庸奴猥婢浴梅宜隱士浴海棠宜韻致客浴
牡丹芍藥宜靚粧妙女浴榴宜豔色婢浴木樨
宜清慧兒浴蓮宜嬌媚妾浴菊宜好古而奇者
浴臘梅宜清瘦僧然寒花性不耐浴當以輕綃
護之標格旣稱神彩自發花之性命可延寧獨
滋其光潤也哉

九使令

花之有使令猶中宮之有嬪御閨房之有妾媵

也夫山花草卉妖豔實多弄烟惹雨亦是喫喫
惡可少哉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爲婢海棠以
蘋婆林檎丁香爲婢牡丹以玫瑰薔薇木香爲
婢芍藥以鶯粟蜀葵爲婢石榴以紫薇大紅干
葉木槿爲婢蓮花以山礬玉簪爲婢木樨以芙
蓉爲婢菊以秋海棠爲婢臘梅以水仙爲婢諸
婢姿態各盛一時濃淡雅俗亦有品評水仙神
骨清絕織女之梁玉清也山茶鮮妍瑞香芬烈

玫瑰旖旎芙蓉明豔石氏之翹風羊家之淨琬
也林檎蘋婆姿媚可人潘生之解愁也鶯粟蜀
葵妍於籬落司空圖之鸞臺也山礬潔而逸有
林下氣魚元機之綠翹也丁香瘦玉簪寒秋海
棠嬌然有酸態鄭康成崔秀才之侍兒也其他
一一比像要之皆有名於世柔佞纖巧願氣有
餘何至出子瞻榴花樂天春草下哉

十好事

稽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陸羽之茶也米顛之石也倪雲林之潔也皆以僻而寄其磊塊僑逸之氣者也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貌可憎之人皆無僻之人耳若真有所僻將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古之負花僻者聞人談一異花雖深谷峻嶺不憚蹶躄而從之至於濃寒盛暑皮膚皴鱗汗垢如泥皆所不知一花將萼則移枕攜襪睡臥其下以觀花之

由微至盛至落至於委地而後去或千株萬本以窮其變或單枝數房以極其趣或臭葉而知花之大小或見根而知色之紅白是之謂真愛花是之謂真好事也若夫石公之養花聊以破間居孤寂之思非真能好之也夫使其真好之已爲桃花洞口人矣尙復爲人間塵土之官哉

十一清賞

茗賞者上也譚賞者次也酒賞者下也若夫內

袁中書先生集 卷六
酒越茶及一切庸穢凡俗之語此花神之深惡
痛斥者寧閉口枯坐勿遭花惱可也夫賞花有
地有時不得其時而漫然命客皆爲唐突寒花
宜初雪宜雪霽宜新月宜煖房溫花宜晴日宜
輕寒宜華堂暑花宜雨後宜快風宜佳木蔭宜
竹下宜水閣涼花宜爽月宜夕陽宜空階宜苔
徑宜古藤巉石邊若不論風日不擇佳地神氣
散緩了不相屬此與妓舍酒館中花何異哉

十二 監戒

宋張功甫梅品語極有致余讀而賞之擬作數
條揭於瓶花齋中花快意凡十四條明窗淨室
古鼎宋硯松濤溪聲主人好事能詩門僧解烹
茶薊州人送酒座客工花卉盛開快心友臨門
手鈔藝花書夜深鑪鳴妻妾校花故實花折辱
凡二十三條主人頻拜客俗子闌入蟠枝庸僧
談禪窗下狗鬪蓮子衙衙歌童弋陽腔醜女折

戴論陞遷強作憐愛應酬詩債未了盛開家人
催算帳檢韻府押字破書狼藉福建牙人吳中
贖畫鼠矢蝸涎僮僕偃蹇令初行酒盡與酒館
爲鄰案上有黃金白雪中原紫氣等詩燕俗尤
競翫賞每一花開緋幙雲集以余觀之辱花者
多悅花者少虚心檢點吾輩亦時有犯者特書
一通座右以自監戒焉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卷之十八終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孫憲健菘圃重鐫

觴政

余飲不能一蕉葉每聞鑪聲輒踴躍遇酒客
與留連飲不竟夜不休非久相狎者不知余
之無酒腸也社中近饒飲徒而觴容不習大

長中甫先生集卷之九
一
覺鹵莽夫提衡糟坵而酒憲不修是亦令長
之責也今採古科之簡正者附以新條名曰
觴政凡爲飲客者各收一帙亦醉鄉之甲令
也

一之吏

凡飲以一人爲明府主斟酌之宜酒懦爲曠官
謂冷也酒猛爲苛政謂熱也以一人爲錄事以
糾坐人須擇有飲材者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

戶也

二之徒

酒徒之選十有二款於詞而不佞者柔於氣而
不靡者無物爲令而不涉重者令行而四座踴
躍飛動者聞令卽解不再問者善雅謔者持曲
爵不分愬者當杯不議酒者飛竿騰觚而儀不
愆者寧酣沈而不傾潑者分題能賦者不勝杯
杓而長夜興勃勃者

袁中書先生集卷之六
三之容
飲喜宜節飲勞宜靜飲倦宜諏飲禮法宜瀟洒
飲亂宜繩約飲新知宜閒雅真率飲雜揉客宜
逡巡卻退

四之宜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
其潔也醉得意宜唱導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
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

俊人宜加觥孟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
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一云醉月宜樓醉暑
宜舟醉山宜幽醉佳人宜微醺醉文人宜妙令
無苛酌醉豪客宜揮觥發浩歌醉知音宜吳兒
清喉檀板

五之遇

飲有五合有十乖涼月好風快雨時雪一合也
花開釀熟二合也偶爾欲飲三合也小飲成狂

四合也初鬱後暢談機乍利五合也日炙風燥
一乖也神情索莫二乖也特地排當飲戶不稱
三乖也賓主牽牽四乖也草草應付如恐不竟
五乖也強言爲歡六乖也草履板摺諛言往復
七乖也刻期登臨濃陰惡雨八乖也飲場遠緩
迫暮思歸九乖也客佳而有他期妓歡而有別
促酒醇而易炙美而冷十乖也

六之候

歡之候有十三得其時一也賓主久間二也酒
醇而主嚴三也非觥罍不謳四也不能令有恥
五也方飲不重膳六也不動筵七也錄事貌毅
而法峻八也明府不受請謁九也廢賣律十也
廢替律十一也不恃酒十二也歌兒酒奴解人
意十三也不歡之候十有六主人吝一也賓輕
主二也鋪陳雜而不序三也室暗燈暈四也樂
澀而妓驕五也議朝除家政六也迭謔七也興

居紛紜八也附耳囁嚅九也蔑章程十也醉嘖
嘈十一也坐馳十二也平頭盜甕及偃蹇十三
也客子奴囂不法十四也夜深逃席十五也狂
花病葉十六也飲流以目睚者爲狂花目睡者
爲病葉其他歡場害馬例當叱出害馬者語言
下俚面貌癡浮之類

七之載

戶飲者角觥呶氣飲者角六博局戲趣飲者角

譚鋒才飲者角詩賦樂府神飲者角盡累是日
酒戰經云百戰百勝不如不戰無累之謂也

八之祭

凡飲必祭所始禮也今祀宣父曰酒聖夫無量
不及亂觴之祖也是爲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
彭澤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嵇
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
伯仁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毋彥國畢茂世張季

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李太白以下祀兩廡
至若儀狄杜康劉白墮焦草輩皆以醞法得名
無闕飲徒姑祠之門垣以旌釀客亦猶校宮之
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

九之典刑

曹參蔣琬飲國者也陸賈陳遵飲達者也張師
亮寇平仲飲豪者也王元達何承裕飲儁者也
蔡中郎飲而文鄭康成飲而儒淳于髡飲而俳

廣野君飲而辯孔北海飲而肆醉顛法常禪飲
者也孔元張志和仙飲者也楊子雲管公明立
飲者也白香山之飲適蘇子美之飲憤陳暄之
飲騃顏光祿之飲矜荆卿灌夫之飲怒信陵東
阿之飲悲諸公皆非飲派直以興寄所托一往
標譽觸類廣之皆歡場之宗工飲家之繩尺也

十之掌故

凡六經語孟所言飲式皆酒經也其下則汝陽

凡酒以色清味冽爲聖色如金而醇苦爲賢色
黑味酸醜者爲愚以糯釀醉人者爲君子以臘
釀醉人者爲中人以巷醪燒酒醉人者爲小人

十三之杯杓

古玉及古審器上犀瑪瑙次近代上好瓷又次
黃白金叵羅下螺形銳底數曲者最下

十四之飲儲

下酒物色謂之飲儲一清品如鮮蛤糟蚶酒蟹

之類二異品如熊白西施乳之類三臧品如羔
羊子鵝炙之類四果品如松子杏仁之類五蔬
品如鮮筍早韭之類

以上二欸聊具色目下邑貧士安從辦此政
使瓦盆蔬具亦何損其高致也

十五之飲飾

棊几明窗時花嘉木冬幕夏蔭繡裙籐席

十六之歡具

楸枰高倚壺觥籌殿子古鼎崑山紙牌羯鼓治
童女侍史鷓鴣沈茶具

以俟
渴者

吳箋宋硯佳墨

以
俟

詩賦
者

附酒評

丁未夏日與方子公諸友飲月張園以飲
戶相角論久不定余爲評曰

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陶孝
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方子公如遊魚狎浪

喁喁終日邱長孺如吳牛齧草不大利快容受
頗多胡仲修如徐孃風情追念其盛時劉元質
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袁平子如武陵少年
說劍未識戰場龍君超如德山未遇龍潭時自
著勝地袁小修如狄青破崑崙關以奇服衆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之十九終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之二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孫憲傳菘圃重鐫

德山暑譚 小引

甲辰秋余偕僧寒灰雪照冷雲諸生張明教入
桃花源餘暑尚熾遂憩德山之塔院院後嶺有
古樟樹婆娑偃蓋梁山青色與水光相盪蒼翠

茂密驕礧如洗櫛沐未畢則諸公已先坐其下
既絕糝雜闕號呶聞言冷語皆歸第一明教因
次而編之既還以示余余曰此風痕水紋也公
乃爲之譜耶然公胸中有活水者不作印板文
也遂揀其近醇者一卷付之梓

問如何中庸不可能答此正是雖聖人亦有不
能處蓋中庸原不可能非云不易能也君子之
中庸只一時字非要去能中庸也孔子可以仕

則仕可以處則處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只
是他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只爲他不能時中聖
凡之分正在於此

問何謂時中答時卽春夏秋亥子丑之時也頃
刻不停之謂時前後不相到之謂中金剛經應
無住而生其心亦此義不停故無住不相到故
心生問何謂不相到答如駛水流前水非後水
故曰不相到問何謂心生答如長江大河水無

腐敗故曰心生

問何謂無忌憚答不知中庸之不可能而欲標奇尚異以能之此人形迹雖好看然執着太甚心則死矣世間惟此一種人最動人故爲夫子所痛恨

曾子所謂格物乃徹上徹下語紫陽謂窮致事物之理此徹下語也殊不知天下事物皆知識到不得者如眉何以豎眼何以橫髮何以長鬚

何以短此等可窮致否如蛾趨明轉爲明燒日下孤燈亦復何益

問妙喜言諸公但知格物不知物格意旨如何答格物物格者猶諺云我要打他反被他打也今人盡一生心思欲窮他而反被他窮倒豈非物格耶

小人行險以徼倖非趨利也只是所行不平易好奇過高故謂之險謂之倖

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世安得有善之
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
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
而心動此亦非出於矯強可俱謂之真心耶
問何謂如是我聞答心境合一曰如超于是非
兩端曰是不落眼耳鼻舌身意曰我不從語言
文字入曰聞

無明卽是明世界山河所由起皆始於求明一

念故明卽無明今學道人無一念不趨明者不
知此卽生死之本

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
立知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
此知見無見數日又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
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立知如何是知見無
見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無見

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顧心地豈易平哉

夢中問答全集 卷三
曾子之絜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
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
人

問諸佛兩足尊六句當如何解答知法常無性
卽慧足佛種從緣起卽福足知法無性所以不
斷一切法是謂從緣起也二乘遺緣故折色明
空一乘卻不然蓋一切法各住在空位世間相
卽是常住無緣非法安用遺緣此大慈所以訶

焦穀也今師家作了因緣因法住法位解者大
非

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大通智勝
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見前何相矛盾也蓋時
劫本無定故一稱與十劫同是一樣非分久暫
如二人同在此睡睡時同醒時亦同而一人夢
經歷數日一人夢中止似過了一刻此二人可
分久暫耶

往有問伯脩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四句作何解者伯脩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是止病於諸妄心亦不息滅是作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是任病於無了知不辨真實是滅病要知此四句是藥亦是病

問楞伽百八句中佛詰大慧所來問者皆極細事有何緊要答辟之有人問曰云何地動達者應曰此何足問汝眼睛如何動手足如何動何

故不問蓋佛見得天地間事物總不可窮詰勿以尋常奇特大小遠近作兩般看也佛意原如此若真正要大慧問眉毛有幾微塵有幾此有何闕繫今法師家作總相別相解者大非問維摩以火喻無我以水喻無人何也答火必藉薪無有自體故喻身之無我水有自體不藉他物故喻身之無人凡經教皆有權有實不達其權往往牽纏固執

長中自序全集卷三十一
看不痛快惟祖師不認權教故單以實相接人
問權教豈佛誑語耶答非誑語也如小兒不肯
剃髮父母語之曰剃了頭極好看人都把果品
與你此語非實事然父母無誑子之罪以爲不
如是語則彼不肯剃髮故曰權以濟事則非誑
也

問華嚴經一身入定多身起男子入定女人起
答有分段識則一多不能互融男女不能互用

惟分段識盡者有之

問何謂入定答人人皆有定不必瞑目靜坐方
爲定也問菩薩踰跌入定多年又何謂也答此
以定爲定者也華嚴所論入定則以慧爲定者
也蓋所謂定者以中心明了不生二念曰定倘
不明了心生疑怖斯名不定譬如我今認得某
村路隨步行去此卽是定若路途不明出門便
疑是爲不定又如我在此坐聞垣外金鼓聲我

已習知便定若從來不聞未免有疑是爲不定
經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着未來事不於
現在有所住然吾人日用間於過去事有卽今
要接續做者難道不去做明日要爲某事今日
須預備者難道不預備過去事續之未來事預
備之便卽是現在矣要知此中有活機不是執
定死本的

問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于八種識內何屬答心

是八識意是七識識是六識三界惟心者以前
七識不能造世界惟第八能造為前七不任執
持故萬法唯識者法屬意家之塵故意識起分
別則種種法起如飯內有不淨物他人私取去
我初不知便不作惡以意識未起故若自己從
盞內見決與飯俱吐可見吐者是吐自己之見
非吐物也又如鄉人以彼處鄉談詈此土人此
土人不知怡然順受若以詈彼土人其怒必甚

可見怒者是怒自己之知非怒物也以此見萬法惟識定是六識非屬前五與七八也以五八無分別故第七但思量故但執我故
問前五識屬性境屬現量何以有貪嗔癡答貪嗔癡乃俱生惑不待意識而起者如小孩子眼識不會分別然見好花則愛此眼識之貪也小孩子舌識亦無分別然去卻乳則哭此舌識之嗔也至於癡則不待言矣

第六識審而不恒如平時能分別至熟睡時則忘迷悶時則忘第八識恒而不審雖持一切種子而自體曹昧惟第七識亦恒亦審是爲自然老氏之學極玄妙處惟止於七識儒家所云格致誠正皆第六識也至云道生天地亦是以第八識爲道

問第八識別有體性耶答前六識卽第八見分前五根塵卽第八相分色聲等疎相分也眼耳

等親相分也問云何又有七識答七識無體卽前六中之執我一念如大海水波濤萬狀溼體則一

問凡屬思量卽有間斷七識何以獨恒答六識思量附物而起故有起有滅七識惟我愛一念依我而起生與俱來寧有起滅蓋雖癡如孩提昏如睡眠此念隱然未間斷也何故我卽我愛故自然而有不覺知故

問貪嗔癡相因而起七識何以有貪癡而無嗔答七識以我爲貪旣云我矣豈有我嗔我之理耶然我愛一念甚細二乘雖極刀破除居然是我在

問妙喜語錄云將八識一力兩斷八識如何斷得答杲公以種種文字記憶爲第八識也記憶是第六識八識乃持種非記憶也八識如斷則目前山河大地一時俱毀矣

儒者但知我爲我不知事事物物皆我若我非
事事物物則我安在哉如因色方有眼見若無
日月燈山河大地等則無眼見矣因聲方有耳
聞若無大小音響則無耳聞矣因記憶一切方
有心知若將從前所記憶者一時拋棄則無心
知矣

今人皆謂人有碍於我物有礙於我庸知若論
相碍卽我自身亦礙如眼不能聽耳不能見足
不能持是也如說不相礙則空能容我舍空無
容身處是空亦我也地能載我舍地無置足處
是地亦我也夏飲水則不渴而冬煨火則不寒
是水亦我也故地水火風空見識教典謂之
七大總是一箇身耳

問八種識一時具不答皆具譬如有人名趙甲
者趙甲之身及諸受用則第八識所變呼之卽
聞此前五中之耳識分別所呼之字爲趙甲則

第六識餘人不應獨趙甲應斯第七識就中七
識最難別出今畧指其凡耳
問根與塵分明是兩物如何經言各各不相知
各各不相到答有兩個則彼此相到今只是一
心寧有心知心心到心者乎如耳不到眼以眼
耳雖兩形同是一頭指不到掌以指掌雖兩形
同是一手

東坡諸作圓活精妙千古無匹惟說道理評人

物脫不得宋人氣味

王龍溪書多說血脈羅近溪書多說光景辟如
有人於此或按其十二經絡或指其面目手足
總只一人耳但初學者不可認光景當尋血脈
問儒與老莊同異答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
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嘗曰因
曰自然如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
思之可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卻似

草夫草者草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爲草故所之必務張皇卽如耕田鑿井飢食渴飲豈不甚好設有逞精明者便創立科條東約西禁行訪行草生出種種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實草不可不知曰儒者亦尙自然乎曰然孔子所言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矩字看作理字便不因不自然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是以民之情爲矩安得不平今人只從理上絜去必至內欺已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爲害也不知理在情內而欲拂情以爲理故去治彌遠

一切人皆具三教饑則餐倦則眠炎則風寒則衣此仙之攝生也小民往復亦有揖讓尊尊親親截然不紊此儒之禮教也喚着卽應引着卽行此禪之無住也觸類而通三教之學盡在我

矣奚必遠有所慕哉

問古來諸師何爲多有神通答蠅能倒棲此蠅之神通也鳥能騰空此鳥之神通也役夫一日能行百餘里我卻不能役夫之神通也凡人以己所能者爲本等己所不能者爲神通其實不相遠

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是及其後卽自己亦行不去鮮克有終可見順

人情可久逆人情難久故孔子說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爲道索隱行怪吾弗爲之夫難堪處能堪此賢智之過也賢智之人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其爲天下國家之禍不小矣

從法師門中來者見叅禪之無巴鼻無滋味必信不及從戒律門中來者見悟明之人洒洒落落收放自由必信不及二者均難入道

言言先生全集 卷三
世人終身受病唯是一明非貪嗔癡也因明故
有貪有嗔及諸習氣試觀市上人衣服稍整便
恥挑糞豈非明之爲害凡人體面過不得處口
用少不得處皆是一個明字使得不自在小孩
子明處不多故習氣亦少今使赤子與壯者較
明萬不及一若較自在則赤子天淵矣
問學人管帶有礙否答亦何礙若管帶有礙則
穿衣喫飯亦有礙矣

問大慧云不許起心管帶不得將心忘懷似非
初學可到答譬之諸公長日在敝舍聚首並不
見走入內宅此心何曾照管亦何曾非照管也
又今在座謝生多髯然其齒頰間談笑飲食自
與髯不相干非要忘其爲髯始得自在也卽此
可見是天然忘懷不是作爲

佛喻五陰之中決無有我辟如洗死狗相似洗
得止有一絲毫亦是真臭的無有不臭者此喻

絕妙今學道者乃在五陰中作工夫指五陰光景爲所得謬矣

僧問偷心處處有何以盡之先生曰你想今年生孩子否答豈有此理先生曰這便是偷心盡處

凡人以有想爲心修禪天者以無想爲心又進之至非非想以無想亦無爲心種種皆非心體故楞嚴逐處破之

達麼西來只剷除兩種人其曰齋僧造像實無功德乃剷除修福者其曰廓然無聖乃剷除修禪定苦行及說道理者

羅近溪有一門人與諸友言我有好色之病請諸公一言之下除我此病時諸友有言好色從心不從境者有言此不淨物無可好者如此種種解譬俱不能破除最後問近溪近溪厲聲曰窮秀才家止有個醜婆娘有甚麼色可好其友

羞愧無地自云除矣

問道理未能盡徹宜如何體會答你說世間何者爲理姑舉其近者言之如女人懷胎胎中子女六根臟腑一一各具是何道理初生下子女來其母胸前便有白乳是何道理一身之脉總見於寸關尺而寸關尺所管臟腑各異是何道理只是人情習聞習見自以爲有道理其實那有道理與你思議問孔孟及諸佛教典豈非理

耶曰孔孟教人亦依人所常行畧加節文便叫做理若時移俗異節文亦當不同如今吳蜀楚閩各以其所習爲理使易地而行則相笑矣諸經佛典乃應病施藥無病不藥三乘不過藥語那有定理故我所謂無理謂無一定之理容你思議者人惟執着道理東也有礙西也有礙便不能出脫矣試廣言之汝今觀虛空中青青的是氣耶是形耶氣則必散形則必墜莊子說上

之視下亦蒼蒼夫下之蒼蒼乃有質的上之蒼
蒼何質耶天之上有天耶天果有盡耶地之下
有地耶地果有窮耶此義愈說愈荒諸君姑置
之
百花至春時便開紅者紅白者白黃者黃孰爲
粧點人特以其常見便謂理合如此此理果可
窮耶若梅花向夏秋開便目爲異矣問此與老
莊自然何別答這裏如何容得自然

問天地間事皆諉之不可思議耶答知者通其
所以然是不消思議迷者不知其所以然是不
能思議

問如何說看公案不要求明答有個喻子極妙
往在沙市舟中有僧暗中自剃頭一僧然燈見
之驚云你自家剃頭又不用燈舟人皆笑
問正用功時偶有應酬未免間斷答如好秀才
落第歸來雖下棋飲酒而真悶未嘗解

問一面應事一面於工夫上有默默放不處恐
多了心分了功答如人打你頭曉得痛并打你
足亦曉得痛通身打通身痛如何不見多了心
分了功
有人問近溪先生云如何是不慮而知近溪云
你此疑是我說來方疑是平時有此疑答是平
時有此疑近溪云既平時有此疑乃不得不疑
者此謂不慮而知

問每見學人於疾病臨身便覺昏憤如何平昔
功夫到此卻使不上答觀人當觀其平日用功
得力不得力莊生所謂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
也至於疾病生死現前雖悟明人有病亦知痛
苦其臨終亦或有昏憤者皆不足論蓋昏憤與
不昏憤猶人打瞌睡與不打瞌睡安有高下耶
夫疾病已是苦矣復加個作主宰之念則其苦
益甚况臨病時且不愁病先愁人看我破綻說

學道人如何亦恁的受苦遂裝扮一個不苦的人此便是行險徼倖入三塗的種子噫自爲己知幾之學不講世間好人以生死爲門面者多矣不如那昏憤的卻是自在

問病中如何做主宰答汝勿以病爲病卽今好人都在害病問如何好人亦病答眼欲看色耳欲聞聲以至欲食欲衣無非是病此中甚難作主宰何況寒熱等症一時纏身能作主宰耶問

真歇了師云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未知何等是安閒法答不必到病中汝卽今推求渾身所思所作皆是苦事何者是你安閒法

今之慕禪者其方寸潔淨戒行精嚴義學通解自不乏人我皆不取我只要個英靈漢擔當此事耳夫心行根本豈不要淨但單只有此亦沒幹耳此孔子所以不取鄉愿而取狂狷也

問如何是人鬼關答鬼屬陰人屬陽古云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故凡在情念上過捺者是鬼關在意識上卜度者是鬼關在道理上湊合者是鬼關在行事上粧點者是鬼關在言語文字上探討者是鬼關

頓漸原是兩門頓中有生熟漸中亦有生熟從頓入者雖歷阿僧祇劫然其所走畢竟是頓的一路從漸入者雖一生卽能取證然其所走畢

竟是漸的一路

有聰明而無膽氣則承當不得有膽氣而無聰明則透悟不得膽勝者只五分識可當十分用膽弱者縱有十分識只當五分用

問一切現成只要人承當如何是承當的事答今呼汝名汝卽知應叫汝飲食汝便飲食此卽承當

未悟時觸處皆妄如與人爭競固人我相卽退

讓亦人我相以我與人爭我能讓人總之人我也既悟時觸處皆真如待人平易固無人我相卽與人爭競亦非人我相永嘉云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是也

問先生言洪覺範有道理知見然吾觀覺範提唱公案其識見議論似與大慧不殊答透關的人亦分兩樣有走黑路者若大慧等是也走明白路者洪覺範永明壽是也有人舉似小修小

修云覺範亦是走黑路的但其中微帶有明耳先生不然覺範是死語是實法

小修又云走明白路亦有兩種有於經綸上求明白如法師是也乃認賊爲子決不可用有語言道斷心行處滅亦是走明白一路者如覺範豁渠其人也觀林間南詢二錄自見

問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如何亦有兩種答有假有真辟如要此人說閩中鄉談此真言語道斷

若本處鄉談但不說此假言語道斷尋常做
官要林下去此假心行處滅若遇考察去了官
此真心行處滅

問道貴平常炫奇過高是多了的答平常亦是
多的

僧問如何是修證則不無污染則不得先生曰
汝曾往南北二京否答曾往日這箇是修證不
是修證又問汝往京城中聽經否答僧聽曰這

個是污染不是污染僧復擬答先生搖手曰不
是不是

先生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曰
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諸君平日作何
道理會答作順應會先生曰若問和尚有衣麼
答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這方叫做順應
今問一歸何處豈是順應此義覺範已曾笑破
問從上祖師亦有死於刑戮者何故答死於刀

杖死於牀榻一也人殺與鬼殺何殊哉但有好看與不好看之異耳於學問却不相干

隨緣消日月任運着衣裳此臨濟極則語勿作淺會若偷心未歇安能隨緣任運

學道人須是韜光斂跡勿露鋒芒故曰潛曰密若逞才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張去將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戒

我輩少時在京師與諸縉紳學道自謂吾儕不與世爭名爭利只學自己之道亦有何礙然此正是少不更事自今觀之學道不能潛行密證乃大病也卽如講聖學尚節義係功令所有者然漢時尚節義而致黨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僞學之禁都緣不能退藏於密以至於此故學道而得禍非不幸也

勿爲福始勿爲禍先非禁人作福惟不可自我

倡耳吾儒講學亦是好事然一講學便有許多
求名求利及好事任氣者相率從之及此等不
肖之人生出事來其罪皆歸於首者東漢而後
君子取禍皆是也這樣涉世機關惟老莊的然
勘得破

修行人始初一二年内嗔嫌他人不學好到久
後方知自家不好處

凡人脾胃好者不論飲食麤細食之皆甘脾胃

薄者遇好物則甘麤物則厭至害病人則凡味
皆揀擇矣今人見一切人無過者是自己脾胃
好檢點一切人者是自己脾胃有病與人無干
試觀凶暴人未有不作惡者故好字從好惡字
從惡此意羅盱江發得極透

儒者曰親君子遠小人斯言是而非也人誰肯
自居小人甘心爲人所遠耶夫君子不屑爲人
使凡任役使者皆小人也小人貪名逐利故甘

心爲人用非小人將誰與奔走哉故古來英主
皆是尊君子而役小人
應以宰官得度者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陽明
是也應以儒教得度者卽現儒者身而爲說法
濂溪是也

問如何方是無爲答所謂無爲者非百事不理
也漢文帝稱無爲之主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
武受賂金錢愧心此無爲也舜放四凶舉八愷

亦無爲也故曰無爲而治其舜也歟問有放有
舉何名無爲答因人情好惡而好惡之亦是無
爲問此與外道自然何異答老莊之因卽是自
然謂因其自然非強作也外道則以無因而生
爲自然如烏黑鷺白棘曲松直皆無因而自爾
此則不通之論矣

漢高帝見蕭何治田宅則喜及見其作好事則
下獄恐其收人心也宋真宗見人心歸其子則

嘆曰人心遽屬太子奈何夫漢高宋真皆英主也一則以利之故忌其臣一則以利之故忌其子此一念可輕易責恒人乎

問人情未有不相同者然而聖凡之異卻在甚處答我說人情相同但論其理耳然人誰肯安心謂我與常人一樣者雖屠兒樵子開口亦曰我便如何彼卻不能至於學道之人曉得幾句道理行得幾件好事其憤世嫉俗尤甚此處極

微極細最難拔除若能打倒自家身子安心與世俗人一樣非上根宿學不能也此意自孔老後惟陽明近溪庶幾近之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卷之二十終

